



微型小说选6



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 中国微型小说网

280

微型小说选 (6)

凌焕新 朱 持 沈国芳编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2 字数 166,000
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2,900 册

书号: 10141·1117 定价: 1.30 元

责任编辑 沈泰来 吴建文

微型小说选缘起

从一个螺壳，可以听到海上风浪的呼啸；
从一粒石英，可以看到宇宙之光的折射；
一块化石，告诉了我们地球童年时期的洪荒；
一滴血液，展示了人体奥秘的丰富内涵；
一片毫不引目的硅板，竟是当代物质文明的凝形；

至于时代的飙风，社会的涛澜，国事万机，人生繁缛，莫不可以手抚八紘，目接飞鸿，视千古于一瞬，缩万丈于径寸。这是文艺的功能，小说如此，微型小说更是如此。

时代对文学的要求，社会赋予小说的使命，微型小说同样需要承负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——也可以说：文不在长，有人则名；篇不在巨，有思想则灵。

如果“微”而能尖锐深刻反映社会症结、塑造时代典型，则“微”将是长篇巨制所望尘莫及的艺术特色，相对地说恰恰是某种意义上的艺术准星。

鉴于微型小说的兴盛，反映了突飞猛进的时代风貌，适应了四化建设的需要，我们愿披阅众刊，加以铨选，把我们社会的螺壳、石英、化石、血液、硅板

集中起来，使读者听到声的呼啸，看到光的折射，洞察历史的渊源、社会的隐秘，感应时代激宕的风暴、前景瑰丽的魅力，有所思索，有所奋勉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慰.....	王 蒙(1)
大忙人.....	孙 力(4)
迟到的候选人.....	王金明(9)
名演员.....	航 鹰(12)
星汉灿烂.....	璞 玉(16)
这个同志.....	李学广(18)
种属概念之间.....	沈善增(19)
来访登记簿摘录.....	彭 达(22)
一个秘书被解职.....	唐 栋(24)
超规格接待.....	赵长天(28)
防波堤.....	黄 敏(34)
画圆.....	聂鑫森(39)
英雄的眼泪.....	何天谷(41)
选优.....	谭先义(43)
悬念.....	丁 文(45)
A型血 B型血.....	大 华(47)
在“马克希姆”门前.....	王晓建(49)
秋天的故事.....	吴金良(53)
相逢在紫禁城.....	甄源森(56)
枯树.....	常利民(59)
这里需要安宁.....	郑万隆(61)
呼唤.....	赵 杉(64)

两块弹片·····	袁一强(66)
悟·····	毛志成(69)
奇妙的警棍·····	木 桦(72)
两地书·····	唐训华(75)
钥匙·····	窦卫华(77)
别了她·····	[香港]柳 诗(80)
最新消息·····	闵洪吉(82)
他, 三十五岁·····	丰晓梅(83)
候车奇缘·····	[香港]月 稚(85)
特别奖金·····	王笑非(87)
希望·····	肖克凡(89)
车, 停了又走了·····	李 瑟(91)
音乐会即将开始·····	李洪波(94)
系在飘带上的情思·····	何志云(97)
水的新传说·····	倪爱平(100)
反刍·····	马 迅(103)
陪酒乐·····	林 平(105)
晶晶的智力高峰·····	王子硕(107)
捕捉美的人·····	杨海国(110)
加工·····	林荣芝(113)
八字·····	绍 六(115)
报告与批示·····	韩石山(117)
审戏·····	张秀枫(118)
呵, 这些年轻人·····	邵建中(121)
一封致大作家王蒙的信·····	陈建江(123)
没有故事的故事·····	姜贻斌(125)

命运的魔纸·····	维 范(130)
监考·····	沈家麟(134)
形象·····	商 欣(138)
动人的时刻·····	田文惠(142)
君归来兮·····	张福玉(145)
上了锁的门·····	穆 欣(148)
雪线·····	徐 芳(150)
秋叶黄了的时候·····	许宗斌(153)
飞去的燕子·····	闻 铭(155)
等待·····	余 幽(158)
小巷奇遇·····	贺景文(160)
楼上楼下·····	马 迅(163)
能人·····	商 欣(166)
蛙鼓·····	李乔亚(169)
在珍禽保护区·····	贺景文(172)
痛失·····	黄建中(175)
书·····	李新南(178)
一张三轮车票·····	方朝晖(181)
台阶上·····	黄海根(184)
就职演说·····	杨世运(187)
邂逅·····	刘树华(190)
不同凡响的来访者·····	谢 声(193)
观察灵魂·····	赵德明(198)
这目光·····	陆涛声(200)
○九号的第一个笑脸·····	何云海(203)
第六个藤圈·····	张敏贤(206)

思凡.....	徐小秋(209)
夜之光.....	吴纪椿(212)
他们相遇在十字路口.....	钱北海(214)
乔迁之忧.....	东 达(217)
跳三跳.....	陆 萍(219)
小巷中.....	杨 进(221)
墙洞.....	少 鸿(223)
中国的月亮.....	火 焱(226)
唉,外衣.....	徐 刘(228)
湖畔.....	常空军(231)
没有预告的电视剧.....	中 跃(233)
飞走的“正”字.....	林娜佳 杨祈文(235)
检验站.....	李茂兰(239)
头条文章.....	薛 舍(243)
关于发放冰棍的文件.....	王 筠(246)
节日的红气球.....	张敏贤(248)
党课.....	张知行(251)
离婚.....	周孔波(255)
她盼着他来电话.....	吕明辉(258)
“咕噜”姻缘传.....	王延辉(260)
高招.....	王保民(263)
娘家人.....	陈建功(266)
修车.....	程大印(269)
小船悠悠.....	陶 勇(272)
新编聊斋二则.....	李本深(275)
微型小说艺术谈之三.....	凌焕新(278)

慰

王 蒙

五十四岁的女工程师金乃静每天晚上都要读书，在儿子睡着以后，她读外文资料直至深夜，这已经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。

虽然，也许从实用的观点可以对她夜读的必要性提出某种疑问。她至今还没有机会运用她从外文资料里获得的那些知识和想象，也许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和她同龄同职的女同志，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退休，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理由把退休办成离休，离休以后照拿工资百分之百？

她总算赶上了在退休以前分到了一套新单元楼房。儿子在另一间房睡下了，她开始她的夜读。最后一场电影散场了，最后一班无轨电车过去了，最后一对情侣大概也回了家，夜静了，她读得津津有味。

忽然，她听到了某种声音，那声音似有似无，她有好一阵怀疑这是否出自自己的幻觉。搞工程技术的人的神经总是足够健全的，她终于判定了，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啜泣声，来自她头顶上方的房间。那是谁的家，住着几口人呢？

接连几夜她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听到了同样的

啜泣，这多多少少地搅扰了她的夜读，虽然她相信愈是住得近、住得挤，愈应该少管旁人的闲事。

早晨离家去上班的时候，走上楼梯，正好顶上有人走下来，她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放慢了脚步，转头望了一下。是一个白皙的、留着独根粗辫子的大姑娘。姑娘的脚步是轻快的，脸上浮着若有若无的笑容，但金乃静一眼看出了她的微肿的眼皮和略显失神的眼睛，对于金乃静这样的年龄和这样的命运的女人，这一切是不可能遮掩住的。

于是，金乃静投给姑娘以一个平静的、理解的和劝慰的目光，投给姑娘以一个平静的、悲哀的微笑。

梳大辫子的姑娘立刻意识到了这目光和笑容的含意，她脸色微红了一下，会意地、感激地似乎是向金工程师点了点头，快步抢到前面走下楼去了。

从此这年龄悬殊的一对女人建立了这样心照不宣的关系。金乃静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到头顶房间里姑娘的哭声，而遇到这种时候，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她有意地争取与那姑娘在楼道里碰面，并用自己的目光和笑容安慰她。这甚至使金工程师的生活也变得充实了一点点了。

十来天以后，金乃静夜读的时候不再听得到姑娘的哭声，她偶而听到的只有收录机播放的轻快的音乐，有时还有那姑娘的笑声，似乎还有一个男子的说笑声。

“她幸福了，”金乃静高兴地自己握着自己的手，

站起来在屋子里绕行一圈，继续读自己的永远读不完的外文资料。谁知道，她反倒读不下去了，好象她期待着什么，却没有得到。

金工程师不再注意在楼道里寻找那从啜泣到幸福的姑娘了，有两天她根本没看见她。第三天，又在楼道里碰面了，工程师投去的目光和笑容里充满了欢乐的祝福。

大辫子姑娘却没有任何回答，她一下子变得那样陌生，视而不见地从金乃静身边走过，好象金乃静并不存在似的。

于是金乃静恍然，她们本来就并不相识，也不需要相识，她们仍然是，本来也是素昧平生的。

“今天的夜读，大概会更专心、更有收获了。”工程师想。

选自《文汇月刊》1984年第6期

大 忙 人

孙 力

下午三点钟。

老尤正坐在办公桌前，双手捧着一杯热茶，专心地研究着当天的报纸。

他看报一贯很细致，不惜花费时间。

他盯着报纸，慢慢地眼皮有些发沉，这不能不怪他的老婆为他精心制做的海绵椅垫太软了，坐上去使人悠悠然，昏昏欲睡。

“老尤！”一声清脆的喊声把他从浑沌的境况中唤了出来。女打字员小崔，一个苗条、漂亮、言词尖刻的姑娘站在他面前，手里拿着一叠散发着油墨味的文件纸，“小胡写的这个计划印好了，周主任说今天务必发下去。”

多不巧，小胡偏偏今天下基层去调查了解一个重要的情况。“唉呀，小胡没来呀。”老尤为难地摊开双手。

“你不算人呀？你们部门的工作，为什么单等小胡？你就不能干？”

“我……我还有其它事。”

“那我不管，反正告诉你了。真耽误了，拿你是问。”小崔放下文件转身走了。

唉，才工作几年，就这么没大没小地用命令的口吻对自己说话！

下发文件，这项工作他做过，只不过小胡来后总抢着干，他也就不声不响告退了。不过文件怎么个下发法他还记得。第一道工序，从小胡的抽屉里，把已印好了各单位名称的信封拿出来，然后把文件分别装进去，用钉书钉封上口。第二道工序，送到收发室做个登记。程序虽简单，但干起来也麻烦着呢，起码要消耗掉二十分钟的时间。

十五份文件折叠好分别塞进十五个信封里。钉书机“咔嚓”、“咔嚓”响了十五下，第一道工序完毕，老尤只用了十分钟。他夹着这堆信封走出去。他的办公室在二楼，收发室在一楼门口，他却转身迈向了三楼。

他推开主任办公室的门，伸进半个脑袋：“周主任，我们处的计划是否要打上‘急件’下发？”

周主任正埋头批改材料，听见老尤的问话抬起头：“咦？我不是让小崔告诉小胡了吗？只要今天发下去就行了。”

“噢，小胡下午没来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立即就去办！”老尤响亮地应许着，关上主任办公室的门，又推开旁边的一个门。

这间办公室坐着工会的两个女同志，热心的庞大姐和老实的小程。老尤在庞大姐对面坐下来，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。这可惊坏了庞大姐：

“哟，老尤怎么了？不舒服？”一边问一边赶紧倒

杯水递给他。

老尤晃晃自己的大脑袋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累了点。”

“那可得注意点身体，小胡年轻，就让他多帮你干些吧。”

“年轻人，抓不住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……”老尤一斜眼看见了小程，赶紧补充道，“象你们小程多好，真是个好帮手，这样好的年轻人不多呀。咳，瞧我光顾说话了，这些文件还要赶紧发下去呢。”

“喝完这杯水再走吧。”小程劝阻着，也是想对老尤褒奖自己的那句话，表示谢意。

“不了，不了，现在哪还顾得上喝水哟！”他站起身，拍拍手上那叠信封：“一大堆事等着我呢。”

走下三楼，迎面张秘书走上来，老尤停住脚，站在楼梯口处，掏出手帕，抹抹油光光的额头。张秘书奇怪地望着他：

“怎么？老尤，大冬天还出汗？”

“咳，没完没了的事整天赶着你，瞧瞧，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，事还没干完呢。”说着，老尤扬扬手里的信封。

“是太辛苦了。”张秘书同情地说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？里里外外忙我一个人。”

老尤转身走了十几步又推开组织处丁处长办公室的门，老处长正在与人谈话。他蹑手蹑脚走过去，俯在丁处长的耳边轻声问：

“处长，您有感冒药没有？给我来几片。”

丁处长拉开自己的抽屉，从一堆药中，找出一瓶“羚羊感冒片”，递给他：“怎么？感冒了？去医院看看嘛。”

“工作这么忙，哪顾得去医院？挺着干呗。”老尤收起药瓶，“我就知道您总带病上班，一猜您这儿准有药。”

“你呀，什么都知道。”丁处长笑着用手指点点老尤，关切地说，“不行就歇几天。”

“不用啦，和您一样熬惯了，大病小病一挺就过去，我发现‘忙’可是治百病的良药。”老尤边说边把手中的信封错成一个大扇面，摆给老丁看。

他轻轻带上丁处长办公室的门，满意地舒了一口长气，脚步终于迈向一楼。

到了一楼，他径直走进电工房，家里要安装一盏壁灯，电视机接受效果不好，需要架设室外天线，电工小罗答应帮忙了，现在需要先去商量一下具体的时间。

从小罗屋里走出来，他又跨到棋友老马的办公室里，说了一会儿知心话。

待老尤走进收发室时，望望墙上的挂钟，刚好五点钟。他把信封放在桌子上，拉把椅子坐下来，准备歇口气，然后……一抬眼，咦，透过收发室的玻璃窗，正看见小胡从外面推车走进来；

“小胡，你可回来了！周主任让你今天把计划发下去，我一看你不在，就替你发了。”

“太好了。”小胡走到收发室窗口处，“我正着急

这件事呢，赶回来就是想发的。”

“你来得正好，你可不知道这一下午，我有多少事，真把我忙坏了。给，一切都弄好了，就差登个记了，你来吧。”老尤说着，从玻璃窗口把圆珠笔递到小胡的手上。

选自《新港》1984年第6期

迟到的候选人

王 金 明

开会时间已到，该来的人都来了，唯独不见设备科长俞真。不少人替他捏着一把汗。大家都知道新厂长时间观念特别强，讲究效率，况且今天的会又非比寻常，工业局长亲自参加，几名候选人要当着全体管理人员的面发表“就职演说”，听凭大家品头论足，然后由新厂长和局长从这些竞选者里挑出一人担任副厂长。因此，会上留给新厂长和局长什么印象，是带有决定性的。

其他几名候选人都早早地来了。此刻，他们有的和身边的人交谈，以稳定情绪；有的翻阅自己的讲稿和《企业管理》，做更充分的准备……这几位都是厂里的中层干部，年轻有为，各有所长。一场紧张的竞争迫在眉睫。

“怎么俞真还没有来？”新厂长不耐烦地问 秘书小张。

“我今天上午还通知过他。”

新厂长脸色一沉，扫了一圈会场。

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说：“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见他在二车间。”

厂长把疑问的目光投向坐在竞选人席上的二车